天目先生集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九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雜著

贈張季公小序

往余丙辰春過吳門吳門人俳數布衣豪無不誦說張季公者已心異之及少年輩則又往往矜栩宮室裘馬及六博蹴踘之戲余以爲吳俗故然無足異者及辛酉夏再過吳門季公仲子幼予始與余締交因得習公本末乃知公無勢

能之榮而稱賢閭里千里慕義要非苟然而已
也張故世敦本業而李公始用賈起公少時已
倜儻負氣顧善心計明於積著之理以故不爲
纖嗇而獨以奇勝二十年之中三致千金乃益
美宮室修文物玩好擊鮮擁豔座客常滿而又
忼慨然諾周人之急雖貧交疎屬無不各厭其
意至里有役即州邑大夫不能聽公居閒則又
無不曲聽者蓋褎然一賢豪俠矣及余友周公
瑕黄士雅又稱公客金陵時心動懼從遊中歸

省斫傷其股母氏有疾刲股以進母疾漸愈至敬兄友弟睦族撫寡如恐不及諸子興於文學伯氏與幼于競爽詞林知名當世並有鴻漸之望季雖冲年清操欝起其孝友經術又與伯石埒賢家相埒矣豈非瓌瑋逴識哉余恐好事者不槩其實而猶矜眩於少年疇昔之語也故論列之俾大雅得采覽焉

敘邵長孺詩

李唐以業詩舉士載卷而行皆詩也今制左矣

故士右經長孺少受掌故尚書念母寡老貧而不卒業渡大江客淮漢而游梁游燕緣詩而抒其憂思之懷何所求聞乃物色者竟以詩名長孺黎惟敬見而竦然異之曰美哉安所得聞召南之音乎亟稱之聲下名駸駸起長孺謝去謂今士以急經術貴奈何有郤生顧以不急之業取世資邪遂鼓篋從曾子游爾爾稱司成高第悔其少作若敝帚已余謂長孺過矣夫士患無才耳才何患無當詩歌叢往而嬰不云乎如或

知爾則賡歌訓治權輿其兹猶然卲生也何溥乎梁燕之游哉

尚白篇引

蓋景從自戊午秀才舉而對公車者六反矣于閩而燕萬里也擔簦躡屩視出吳越齊魯之墟不啻比舍耳諸挾筴報聞罷者多無俚之紈咄咄不能吐一語景從顧獨喜詩而嘲白詩益豪而神益王是終能遂果而行者哉孝武問東方少年上書高自稱譽帝偉之方景從舉時其已

誦言豈下四十四萬豈不足為天子大臣第其言遜故拓落至是而詩固豪亦遂其心之思耳何至滑稽炙輠問侏儒飢飽為也今上好文景從行待詔金馬當公卿侍從而賡柏梁之歌且進於是矣上得無評相見之晚邪詩曰皎皎素絲在所染之白六入而玄景從何厭乎六反

玉蕤石聯句跋

嘉靖辛酉小歲之夕郭山人次甫飲黎惟敬齋

中酒半酣乃對王華石互舉聯句各十五韻既訖二君意得甚山人謂惟敬曰今夕非大佳節少徐子爲恨耳乃縱飲待曙天亦卽懷草出關叩余戶既以奉余且屬余跋余方病甚臥未起乃孫命童子持詩草至臥中讀則醉墨猶淋漓未收也及竟讀其辭宏達淵放詭異超忽兹有塵外之致不覺五內泠然神氣俱王霍然病已也豈二君夕從三山五城來邪余往讀莊列龍伯國人及大鵬逍遙篇以爲古今卓絕鮮儷及

今讀二君詩又爽然自失矣乃若軒轅彌明與唐兩生石鼎聯句至鄙淺可笑而韓退之顧栩栩然述以爲奇是猶斥鷃騰躍於蓬蒿而未覩垂天之翼也又豈可與二君同日語哉

五君紀容跋

往吾黨爲詞盟燕市時梁公實宗子相已蹶厲起而謝山人亦以布衣引重至振輿封殖則吾于鱗元美力也是時吳明卿已從旁聊睨而徼美方事諸生業未暇也何圖數年間宗梁委世

謝山人尋自引却於是明卿始得與會而敬美後起奇進不忝鴈行郎于鱗數寓書不佞忻忻願爲分席也四明門人薛子熙以所嘗識面者貌之冊中并列敬美而周象賢系之贊述補兪仲蔚所未有可謂實獲我心矣第不佞猥厠其間不免形穢之誚而興懷逝者河山之感則又憮然自失矣

王勃滕王閣序跋　代作

是閣勝聞海內以子安是序也其文尚沿六朝

習而詩則爲唐雅音焉或謂重于江山或謂得江山助要之亦有數存焉非必其人以也子安不來乃推唐爲千歲歷迄垂千歲而曆嬗者屢矣其與江山來麗者而獨在于斯文嗟乎今閣岑蕭然而序獨闕如非壯觀覽而稱名勝也余乃爲之重鋟豈亦偶然者哉

韓愈重修滕王閣序跋代作

宋人跋是者謂自子安三變而乃得退之推尊之獨至然觀退之壯三王而喜列其後則其文

當益重而軒輊者過矣余獨以弘中文思溫雅且有善政足術人吏浹和乃治是閣復推讓退之爲記視三王獨無愧詞則其人相引重豈惟文焉已乎

古文雋跋

江右人文自古尚之矣今代獨東萊趙公乃思逞于髦士患其沿一切陳語而憒於爾雅之源或講說舉命而闕於誦之不足發也乃編古工文者自左國而迄會蘇令得佔畢而傳習焉名

之日古文雋業自敘其義矣然是義也本戰國之蒯子而序其權變之說云爾公於文學齊魯之天性也嘗讀中秘紬金匱石室發六藝之要眇猷千古之英華暨文之代變而權衡或爽則卮言紛說至於無所折衷其稱雋永者往往不少概見矣故出博約之才而善調劑之眞於是編也頗取節而無加衡令學之知味者深嗜之而不厭當知庖子進於技惠文得之以養生蒯子言其說公得之以精於文矣

壽字跋 代作

夫天下之壽豈不在于
一人哉爲造民命　社稷攸關萬姓共祝
天子萬壽昭
若廼而謹臣節奕奕乎今之禮哉第余聞之詩
矣邦家之光萬壽無疆農夫之慶萬壽無疆是
願與臣民共之也古之爲民如此余獲壽字而
錫于公署上爲
一人祝下爲萬姓願余幸享太平而保餘生足

矣

福字跋 代作

古之錫極曰九五曰萬億及言[illegible]者莫非福也夫極錫自一人而成于庶民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天子之福也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天下之福也故一人作之而斂錫庶民保之而會歸極無有作

胥保厥福而上其旨焉則如幾如式矣是圖備之幾式之謂也

元通神應贊有序

左宿劉公靈壁人也家世祀元通大士像至太夫人翕謹公當七歲除夕像骨現靈息災于草堂保公而有今日太夫人每就養官舍則繪祀之如家堂當八十傷足閱九月而復履其神蓋王夢神之所治也公稍記之以傳于人世余惟佛無色相歸于諸空立之像者

奉者之誠也亦若儒家尸祝以致如在之敬云爾第其徒好誣乃謂像之始也優塡王選香木肩與天匠操斧聲徹三十三天而消衆生罪垢煩惱公自王大父官潭州得豫章爲其香木也而爲大士及山形寶座龕几之屬蓋如天匠之所造者而奉之數世矣魏孫敬德造大士像禮祀之即獲廻生之靈況數世之所敬事者乎何憂乎災何畏乎疾病公今自方岳而上則消衆生罪垢煩惱益多矣余

開惟善與孝達諸神明若夢寐所通靈藥所示往往有之安可以謂盡誣太夫人之愈疾寔公孝感然也而神之陰隲善類則太夫人壽其有艾耶乃采佛家言而爲偈贊云

壽親非可比諸佛心卽是具足菩提心自在觀世音

龍巖俞先生贊

舉世競進兮杢獨厭軒裳之縕結舉世厚藏兮杢獨慮多財之媒孽方其少游兩都紫騮蹀躞

則豪士傾心名公投謁及其通籍西京請纓南越拂衣五湖卓哉明哲夫其儁擅連城之譽技乘臨池之絕座滿北海之賓架積河東之篋賦擬金聲談蜚玉屑豐儀美髯高霞朗月似宦非宦似俠非俠嗜酒類狂韜光類拙豈附榮而爲道匪立枯而爲潔不刻意而彌高因任達而成節上揆竹林之名流庶與嵇阮而齊列

覲歸祭祖文

謁塋而別四閱寒暑藩臬載陟荐膺簪組匪承

世澤疇畀斯祐比　覲言旋南游伊阻愀矣悽

其聿將清酤

祭白溪山后土文

先塋攸妥宅惟茲土求賴神庥申錫斯所庇我

後人薦奠纓組敢答寵靈有嚌有俎

歲除祭司土神文

歲在丁丑實生不佞何以徼靈相予為政盡室

康亨孰非天幸月際嘉平時日維令爰修報典

神其敬聽褒職之榮螽斯之夢萬福來臻未綏

錫命。

紀夢示諸生 代作

丁丑夏五既望鄉舉諸生請豫章書院爲會肄之所既嘉獎其志而如所請矣越二夜夢視之則草木蓊蔚而諸猿或嘯或飲或踞或馳蓋山谿巨區也覺而疑之蚤起視事鄉士大夫儼然造焉而以是院廼前節鎮除爲吾輩講德地也其可復與諸生乎嗟夫人其舉之余則安敢廢且夢既異兆乃檄郡攺卜撕事顧丞卜院之右

而於夢未符竟未遑他圖然侍御趙公則善之且捐贖金以佐費郡守王君遂落成而歸然其豫章之望矣乃思夢占當從古之大人雅之章曰衆維魚矣寔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今玆其兆斯其藹藹王多吉人乎猿之爲元音則同焉自今講業於斯者科名之三元豫章所稔聞諸生當自負之而余所屬望者則在不忝乎科名必有元德元功而達尊爲元老以媚天子庶人者是乃余之所爲夢也按豫章之瑞

天降慶雲甘露焉地產嘉禾靈芝焉而禎禽奇獸若鳳凰麒麟之屬至于寶劒且化爲神龍矣彼猿者安足異胡爲乎夢而竟非夢也邪大人占之其爲元可知矣然則多士萃天地之靈以貴于庶物而瑞元元者其不在于斯乎院之顛末既屬太史鄧公記之適余赴召諸生請留言以爲他日左券乃述夢而紀厥占云

宗公案牘

詞林宗匠名世轶才挚功令以勵賢則言成矩

變而多士靡然嚮風開城門以走敵則身作金湯而萬姓于今受賜乃若排諸家而尊獻吉首倡詞盟見九死以哭仲芳力扶人紀蓋庶幾紹明兩京而師表百世者矣顧中道客死海內悲之往者伴御樊公于黹之辰即已奉祀弟子先生賜復之地未遑舉行心喪殆徧於諸生血食未周于別都本道通觀遺愛並懷尸祝之心繆攝學章迺可俎豆之事昔友不舉後死何爲

表恤故官以勵清修

故蘭谿縣署教諭寧人彭翼字稱修孫南昌府新建縣人宿稱國士夙藹鄉評家無儋石之儲門有賢豪之轍數奇一第業托千秋行振鐸于儒林遂樹標於文苑素尚遠期彭澤堂為瑚璉淸風近在蘭谿何論官拙心雖甘乎鹿豕歲適在于龍蛇干之命夫傷哉貧也痛嵇康之不作忍見藐諸孤偷郭震之猶存必揮四十萬緡伊阨我土地何以慰彼泉臺稍追賵䘏之風薄將求賻之誼仰該縣取帛一疋香一束行學令訓

導一員往吊其靈仍動支官銀若干兩存恤其家

天目先生集卷之二十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書

奉王元美

愁苦數年忽堦昔顏已若隔世況承篋笥珍譔藥石至言五日踰千秋矣即酬酢苛禮足爲重哉茲承手書損餉備極綢繆之旨則知別後苦褒翻增于昔至誦瑤章累紙并惠贈高篇詭瑰奇絕並濫蒙以來未有之語即何異人貝闕游

神山耳目改易忽神飛揚僕雖沉錮之餘栩栩生氣矣何愉快之甚哉子相雖與彭殤等死然此物未就抱恨無窮足下即遭令先公奇禍然著述偉麗足垂千秋太史公謂此書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雖萬被戮辱無悔也此寧可以存沒福禍論哉至如僕者弱植未榮夙圖未遂則沒慚宗生生愧王子耳一代史遷之托方在足下況太夫人及愛弟俱賴慰藉千萬損痛善愛以慰知己不勝懇懇

二

方執筆中得手教為慰久熱後甫涼讀之爽氣
習習矣文字雖困碌碌視之簿書自異山栖中
市朝書叢中商賈酒盃中地獄好客中苦海皆
是勝事雅會而困多生業障耳若簿書者市朝
商賈之劵謀地獄苦海之案牘也於中視之而
如勝事雅會非如足下高才闊度誰能擺脫不
佞之困此甚矣邇頗廓落者以無智故任之耳
明卿將就足下江東而棄不佞江西不能無望

已草檄難之矣徜不我過足下以爲何如德甫自是雅致近亦幸過我矣信宿而別今尚歉然用晦及諸王孫亦時時晤語第未能濡首如來書耳頃白鸚鵡賦復從秘簏中得之大喜已承弄書笄尤君書至則又大喜然恐不知者竊笑僕非譏則貪也鸚鵡何物所挕若是奢乎書方就而梁雲岳適至更得起居爲慰浮山似與中丞相識僕嘗爲慫恿之也嗣月逕尖公人來亦希不一

奉張省吾中丞

頃行後計尊職便當勿藥然心猶懸懸未解也今得手教釋然矣不佞廿五日抵舍萬里生還親戚朋友慰藉勞苦非不欣然顧安得如吾二三兄弟把臂道故爲愉快也蘇臺三月不啻千秋矣二月節鉞且西自金焦以上鍾阜諸山方延頸寵靈吾丈揮灑之餘金陵紙價當自此貴也第不佞不獲執鞭弭相從爲恨耳王江州腴貺柴桑令酒價當復有餘至承不忘於肺腑云

云為吾黨張幡堂堂矣即鮑叔何論焉非吾黨兄弟又安得至此寘履遄至凡四五廼始具牘竟乏詮次漸愈千萬為道珍愛不勝懇懇

二

歲除方及之戶部赴任奏記報謝并持　誥軸恭復自度當免拂衣幔亭就足下載酒蹴磯牛首為空同三月住也不意乃爾不勝怏怏然足下以太夫人陳乞屢矣前得御板輿歸甚幸況跂席舊京兆政挽留之意自在非久當還公舊

處。但吾黨兄弟星散且盡。蜀吳悠邈。要有河山之感耳。越在海壖。不能執手河梁一敘。誰走一介代從江游。積愫如海。百不得一。千萬鑒亮。

奉吳孫裳

去秋豈不願亟見足下。弟家迫江南。僅登堂一省覲。席未煖行矣。虛辱使惠。悵然悵然。比使還披誦華牘瑤篇。愉快特甚。席上數首。情景格律。並自工佳。灑然盛唐音也。贈元美選詩慷慨悲惋。抑有河梁之思焉。至明月出三首。曼聲縹緲

振動林木當與太白昌齡並馳矣昔日君家鈞輩寧不爲足下掩略哉不但莫之與京也足下自持手板及入爲冑郎又奉使江以西先後賢勞且廿年寧復以潦泉相煩邪持衡者必有以處足下矣昨於相役外補或予相自意邪故人星散且盡若足下又厭承明之驪僕亦嘗營於菟五湖老矣寧復向長安邪荒署春雨驟至殘花滿庭援筆懷遠不覺黯然

奉張助甫

雨省華劄潔蔚溫麗宛若平生晤語撫蓋至篤念親故撫悼今昔攬五子之深思隕千秋之危涕則又欷歔不能讀矣嗟乎助甫身困讒口幾不自脫顧獨以未見不佞爲恨邪僕自嬰家難以來吾黨奇禍略盡已灰心當世矣顧獨念同好如足下二三人皆散在中原非宦游無由會面不意復守貴郡復是鄭張劭杜故者則又輒不自揆希蹤一二恐爲知己辱爾非能於此中露頴也若時復相左便當拂衣五湖掩關著述

以托於二三兄弟之末素願畢矣此足下所悉未可爲他人道也辱惠錦繡段金錯刀故平子所深思而亟貽美人者也惠懐八章大自奇絶郎洛之九鼎可易此哉僕有自藏玉簪一枚用締結髮之好家機紬一端永固綢繆之誼惟從者内焉方苦案牘不盡願言東望碧雲曷勝軫結

二

去秋足下之任時僕方郊迎老母不及走一介

勝事爲恨及到郡後復有伊洛之役歲除還郡
拜手敎此省無恙乃知別來尚有書三函亟從
鄴記索之知足下念僕至深矣嗟乎僕與足下
神往十年始遂一晤豈不稱難哉矧秋中月色
海内奇生一時並得即醉鄉三日不啻千秋矣
及離亭雷雨別渡風濤倏忽之間變態尚爾況
平生狂俠萬倍此者乎非播遷外庭飄零遠道
天道猶恢恢也僕頃往洛陽跋涉千里初意良
苦及從雪中車還道經嵩少訪達磨之禪影尋

有渤之隱居縹渺詭異非人間所有及讀唐功德碑摩崖漢封三柏並千古卓絕之觀也設蹤伏一隅安得此勝覽哉然猶念足下鞅掌簿牒大自不堪至讀來札云俺關尚臥鼻息相聞五湖二室之間來興出游則又懷于鱗於鉅鹿訪盧柟於大伾登明卿於武夷慨元美於湧上翱翔日月上下山河軒軒然有八極之思焉且恨謫晚也設僕與足下不出都城門竟老又安覩宇宙之寥廓河嶽之巨麗哉然則造物於吾儕

益至厚矣。豈但稱恢恢而已乎。此僕可爲助甫道難與外人言也。春氣撩人。必有軼藻數示爲起予者。北望天行。不勝延佇。

奉中丞北川陸公

某自出上奉違左右。忽忽六秋矣。明公爲中朝推轂而壯歲登壇開府之辰。山川改色。嗣閩粵寇狂悖盤結堅深。卽老臣宿將扼腕稱難矣。乃以四月臨戎。六月告捷。大憝劫敵。倉卒就擒。抑何成功之速也。卽請長纓以繫百越。操尺箠下

濟七十餘城者詎足擬乎此寔社稷蒼生之福非徒爲鄉邦光已也不佞洗汨簿領竟無尺寸之效殊負知己奈何奈何倘不遐遺時有以教督之適南使之便輒此附承轅門惟冀節勞善愛不勝悵悵

奉劉嵩陽

自㕘藻翰以來夢想玄湖之勝蓋不減五城十二樓也顧奈何以俗累妨仙緣哉簿領小暇便嘗覽東泰俯而齊蕩介芙蓉葭葵之川接簡飛

觴稱快千古也茲走一介籍不腆代覲門屏伏惟從者内焉

奉林聯峯年丈

僕別足下六年矣每念吾同袍中年少者莫如足下而軼材藻思夜與絡賈齊驅兒累世珥貂之裔盡軒軒盛矣及稍益近之則練達大體克勤小物縕藉溫茂即黃髮弗如也斯可與少俊喜事者同日語哉此鄙人之所以嚴事之敬慕之六年如一日也第僕自一麾日有寇戎之事

既不獲奉訊左右嗣又嬰先君之痛萬事並廢鬱悰積抱則至今耿耿矣比審奉使慮囚敝省則喜慰不可爲喻敝省自島夷創起殘鋒鏑者不可勝數又重以水旱異常之災而賦役繁興民散久矣詿誤之民不重可矜耶至有司訟牒則文蕪甚其情者勿論已其次伺上指其次快巳意最下者則委之胥吏矣其伺上指者獄文猶有隙可解獨快巳意而委之胥吏者則往往深文曲詆牽制令不可反所謂密如凝脂者叩

獄案者也故初問之鮮不裂背謂此因死罪以已而氣定徐詢之則又多類束湯婦者矣蓋初成者既徇胸臆而失其情繼勘者又避嫌疑而泥其舊至錄囚者又多信其文而不推其故也徑數讞勿更遂報決矣嗚呼豈不冤甚故僕往在江南時於文深者特留意情委可原雖與招案相左弗避也浙中令得足下十一郡常無冤民而僕猶以此瑣瑣相聒者誠以人命至重獄情至微而折肱之語或可備采蕘之聽耳想

足下勿以爲罪也語云一夫含憤猶爲飛霜矧
今南北災異如此幸足下奉 天子寵靈而宣
布德意則所以銷災導和布濩蕩之恩而變災
爲祥者其利固已博哉何澂省之多幸也僕秋
仲北行恐不得一晤顏範敬此代布願言之衷
垂鑒幸甚南望玉節不任馳情

答王太史

僕自束髮讀書論古昔賢豪節俠之士未嘗不
附髀與歎願爲執鞭也已得汝南大復何先生

集旂傳讀之慕其文章氣節恨鄙人生晚不獲
同時一語且復開足下才節如大復則又恨未
間親見之也及補守貴郡私心竊幸填遊中陽
適足下掩關養疾而僕亦以初至執掌沆阻下
榻之驩乃手教惠貺斐亹滿牘知足下念僕深
矣矣所承示節婦傳事至奇偉文尤激烈欷𣢾
三復有上下河山之感千古不平之氣欻然
失席又悽然沾衣也嗟乎嗟乎彼閭閻匹婦至
微矣非有文史之開導父兄之指誨賞罰之激

斷也乃忼慨殉節如是然微足下表而傳之不幾於湮滅矣乎則又以悲古今不遇之事及真陽督捕吏不察枉殺其夫又類東海孝婦冤矣有司之以政殺人也至此僕復以此自警尉當檄真陽邑里丞史文學亟詢里籍姓氏上督學疏奏表闡即以雄文勒石僕亦附以一言以解失職之過也臥病援筆殊乏詮次

答俞仲蔚

睽違復兩更歲矣感念何時可置欲任文雅爲

洛下之游極知高致久謝塵俗第僕與足下夙有向禽之期况嵩少勝游似不可少度雅致必承惠允即當具安車恭迓也元美銜恤海濱明卿又移武夷僕蹈跡閩南不勝瀟瑨之歎去臘從嵩少還值雪霽守侑茫茫若鴻濛一色獨嵩少如翠屏環峙歷代名碣並突兀嵜穿捫雪讀之如過三山金銀臺發金簡玉字也至嵩陽宮漢封一柏大百圍九人接臂方盡高可五百尺獨青青雪中殊有奇致及達磨面壁巖攀游盧

鴻仙隱處並在雲表非塵中所有也倘馭風泠然龍靈之高篇奇翰揮灑諸山俾僕附驥千古又何必同目並游哉惟冀垂炤勿乖延佇積悰如縷而布不盡

奉總制喻公

某不肖無尺比數頃辱厝度兼容降尊隆禮驩踰平生喜忭無並及奉遊後復承魏牘豐儀哉里遠念鄙人誦義何有窮時第久困簿書去冬彼有伊滁之役致稽馳謝深自耿怵茲叓辱長

者不加鄙夷而特賜奬借此又國士之遇知己之恩也不知某何幸而得此於門下哉恭諗石畫鴻猷卓越海內開府崇朝山川改色至運奇制勝動中機宜盡無異操箠破竹而威行萬里矣郎君賢之登漢北而望王庭者詎足擬乎此又朝野所共踴躍而非某之私忭也因勉撰鐃歌十首敬上樓門伏惟大雅裁教至懇至懇

奉萬西原

曩昔曠違六載始諧承明足下與僕寧不欲朝

夕道故披寫積悰哉余備計吏之時耳目方屬
卽欲數數不能矣至辱眷念殷勤體悉委折則
又無所不用情焉鄙人懷惠又安知報所邪自
下車來冗積萬端而臺使按部踵至僕僕無休
暇時久稽馳候耿耿切久之忽聞口語波及扼腕
太息卒賴　聖明昭雪暈移外臺玉石竟分公
道固在然墉高賢之坎壈歎長路之崄巇旣爲
之驚憤填膺則又未嘗不傷心隕涕也乃聞高
懷曠度超然物表無幾微見於顏色高堂俱慶

得稱觴上壽二尊人前綵衣繡服照映南斗此
又游子之至願而生人之極驩也即三公九錫
又何以易此哉僕固知足下甚幸之也敢努力
相聞惟冀葆和自愛以需內召南望不勝馳情

奉大司寇蕭尊師

恭喜內轉此上當天路清夷端士登用而掌邦
刑以翊治化自此天下無寃民矣此寔中興太
平之會而海宇士民共所欣慶者也豈但不肖
私忭而已哉然又竊念尊師自筮仕敝邑至今

垂三十年未嘗一通書政府自巧宦者視之鮮不謂迂然三台八座之處竟不能沮吾師而向之速化者往往中道去恬靜者未必終屈而捷徑者未必終達也是又可以見公道之猶存而自守之當正矣不肖無心誦之以爲持循然弱植庸下竟未能效尺寸以慰知己之望則猶稟稟未安爾相去千里面候未期惟冀尊師不惜法誨如往時俾知振策以不負門牆則造就之恩益無涯涘矣干冒尊嚴統冀鈞慈涵貸

奉督學綿山陳公

幸拜教諭勤篤懇惻之愛至真至摯求以鍛愛崇助市馬以振困乏蓋無所不用情矣顧不肖與何以當之哉某往瞰不量幸附同心之末日夜砥礪思以功名相命迄今十有三年嘶躬矻行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欺鬼神此寔與門下剖心析肝膽相信者也往者比胄多暇一切請謝既已不為乃俺關讀書或命儔坐嘯凡以自適而已然往往逃虛避影惟恐人知初未嘗以之

媟進儀華矜已凌人如少年浮薄所為也及慮
囚江南奉 天子璽書而臨郡邑上下體貌自
有彝章即太守二千石猶以手板傴謁而徵尉
獨投刺擁輿從中徑入其蔑視王命而輕侮部
臣亦甚矣却而不見似非鉅過至審錄罪囚時
天道王法森然鑑臨尤非可以己意出入者彼
復強為解脫則又執而不行無非守王章重民
命而不欲為黨私市恩之行耳於彼非相惡也
況自奉使至今七閱歲矣京考又三次矣豈謂

彼一旦作壟臣輙假風紀之權而誣上行私乎抑豈謂積憤蓄恐於數年之後而變亂是非橫行胸臆至此也同郡諸公頗詳始末力爲排解而當衡者未嘗識而復惑於北曹時詩酒自放之名竟叢黜典嗟夫命也夫復何言然自被播之後微聞元老故人及朝野士紳頗多稱枉則不肖之心亦庶幾暴於天下矣心苟無瑕即老死丘壑無恨矧當局者猶存如綫之路可以奮翼瀜池者乎至承來教齋壘意至深遠矣不肖

又安敢挾忿悁之節。如悻悻者爲乎。但念老母七旬以上。頃迎養郡中。忽忽不樂。而不肖久若簿書。尚乏子嗣。竊計歸山數年。上得以奉太夫人。下或有冀土之息。則三公不易而萬事足矣。他復何言哉。此寔不肖之肝鬲至情。而非敢有所矯飾也。惟亮察幸甚。日遠清光。河山益邈。極聯行臺。不任飛越。

奉辭方山先生

頃令增行迫亟。以愁病在榻。率爾奉候。愧悚久

之君陽文學還其述眷念故情愈益感念無已伏聞敝省通誌刱草且竟抑何苛思之神迅而健筆之飛捷邪較之研京十年練都一紀者瞠乎其後矣僕不幸抱痾草莽未緣躬覩藻翰之場而內弟李生炤竊得執楮墨之役從門牆之末旦夕周旋縱覩高吉亦猶僕在左右矣豈不稱幸甚哉李生在帷下繆叨賞拔之愛今得再游龍門願請益於大雅者不可以言計也執事國士之遇寧有異於昔乎第春季擬襄先君事

甚李生覽歸以佐不肖蓋葭莩骨肉之誼則然爾并祈哀啓幸甚

奉明厓翁

中行自春遊不復聞清言日坐煩惱障中因念此身方涉苦海其中風雨萬態罔知津涯乃若足下法身早登彼岸中行頃已合掌稱善歡喜無量茲復拜手教及禪偈數首稱說與張學士談禪後夜半忽大悟向來公案俱了中行又合掌稱善歡喜無量一切情愛皆緣生生若悟無

生則無生無生則衆緣皆散即逆旅共域皆率世界兜三峨高出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是可以清淨身住安樂土悟日益玄樂日益奇緣日益少樂日益多染日益遠樂日益新兜重之以康樂之篇章元亮之中粹太白之高爽右軍之清真振衣絕頂則五嶽低回揮麈玄關則萬緣盡滅焉往而非須彌祇園邪承弭節見邂逅不一日了事奮飛相見緣此鄰訟牒如蝟文移又不以時至中行爲一切衆生解脫乃不

能為自已解脫又可一笑也計望後了此段業緣當冷然御風佇聆警錫也

奉王敬美

仲冬令兄致足下求言及足下玉伯書竊意言者先入深次膏肓必無幸矣猶然獲免自玉伯司馬與足下力耳然玉伯與足下苦心甚矣郎石交如弟左張范寧足多邪足下清冷之望咸謂當居藻鏡之司乃復屬之他人與不佞近尊竝可一笑豈百六餘燼於今猶烈邪承示再得

孚昧誠人倫大快事也復何問哉不佞年力就衰而蘭夢亡矣逍遙何為行且挂冠武夷胥然居守五湖矣安能栖栖然從游大人以成名乎是仲比翼青雲與王伯鴈行燕市酒酣以往倚歌相和至足樂也南望幔亭能無向隅之感乎

奉賦南塘

不佞從昔者吾友于鱗今司馬伯玉習大將軍悉其不佞即落落寧可以當吾世而先明公乎久之不佞謝除于鱗入賀載游燕市中而既命

遠屏則猶不佞之願結驩于明公也平生幸甚無何浮湘徙滇去帳門萬里北涉洱海渡瀾津登點蒼山絕頂南眺銅標慨馬援開疆之績西望大渡想孔明深入之勞東瞰昆明壯博望鑿空之略北瞻燕然姑衍則公登壇勒銘處也不佞蓋旦夕神揚焉今夏入閩而寇警適至部內雖幸無虞而濱海千里不無事矣設策守公所師條約詎至是邪往歲遂創之開迄無寧日最後煴酬款塞咸懷不測之憂乃令備裘蓑敬嘗而

九邊晏如則明公帥府備禦先之也漢武時樓船下越驃騎蹂躪赫赫盛矣然直各效其長耳顧安得如公身兼南北之寄而所至輒効者乎二三兄弟往往推重于古豈虛也哉不佞才質庸下髮且種種老矣學文既以無成治兵復背所習方圖以閩事請而使命更勤不佞感懌敢因以請閩海雖明公之賜履在焉況不佞停在石交者乎幸賈餘勇爲授筴焉則八閩遺老受賜弘矣千萬善愛以副倚重

奉汪司馬正伯

自各祖春凡四拜裹言頓首者也言者先入深次當肯自分必無幸矣乃竟得免非明公之賜而誰賜哉不佞自惟下愚弱植上之無息壤之盟自結主上外之無金張之援列在肺腑內之無留史之行取信當世直一畸人耳微明公之力其何以自免乎不佞束髮受書落落窮巷蹶不自量願比蹤狷介之士游斃自甘何有何亡付之談笑乃今顛毛種種艱難險阻盡知之矣

寧復沾沾一雞肋乎顧不肖序在詞盟不肖之身即吾二三兄弟之身也被措目如同盟何如天下後世何幸而知己一洒之即死且不朽矣寧獨以一肋故邪然退而深惟幸不可非幾不可失第閩尚有鄰警職在行間而臬僚選兵且盡不佞方承乏諸道俟高秋解嚴偉公畢至便當挂冠武夷月然代山中君守耳明公謂何元美且至于鱗後二三兄弟代興中朝千古一快獨不佞向隅游濆當不免河山之感耳

奉潘印川年丈

客夏辱餞送殷勤幾不能發比入閩鄉寇犯界鞅掌行間未遑候謝然自覩賢子雄文滿擬二妙連璧鄉書爲快也乃復見遺殆天欲厚其蓄而大用之耶兩辱手敎慰藉至矣海內石交有踰我鮑叔者乎不佞游非浙後甚落輒過輒阻平生之畸往往如是今歲且暮矣更復何須惟日夜冀幸明公秉軸清朝鴻鉅之業俾二三兄弟有帡幪焉卽漁樵五湖不啻足矣他復何望

哉惟知已亮登清綸且求千萬喜愛以副倚賦

奉宋陽山

中行不佞往歲從二三兄弟游郎署者中抵掌談海內大雅之士未嘗不首服明公不佞心折久之顧獨未獲寵驩門下然平生慕向言出處龍蠖之跡大略相符及今奉手教宛篤巳于郎署時繆被賞音矣夫不藉積久累舊之故而意度懸合比之斷金斯不稱古之神交乎客歲忝竊閫役沾沾自喜庶幾旦暮遇之而明公方以宿

塋留朝矣夫求之累年失之跬步此自不佞數奇耳復何恨至辱莫逆之義溢于尺牘藎藹然不啻旣遘也顧不佞何以報稱萬一乎惟是珍撰不惜惠遺猶旦夕鈞天之側怡然忘老矣率爾僭瀆想象亮察

天目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附錄

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

墓志銘

汪道昆

昔在嘉靖作者中興于時濟南李于鱗吳會王元美吳興徐子與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同盟稱伯是爲五子云及宗梁無年濟南即世不

佼晚託莫逆則惟吳會吳興戊寅冬十月庚寅
予與絡江西左布政使元美有弟敬美則與予
與同官予是定予與後歸予與喪未墓也己卯
冬十二月廿五予與兄子詠奉予與柩墓于東
郭之高橋既告葬期元美移書不使予碑我志
予志我碑惟于先矣乃不佞則以碑屬元美竊
爲之勒石而志之墓門徐氏世家長興其先奉
詔自中都來徙處士東室于許語具于鯑元美
予相所爲傳志中許太夫人夢㯹日而有身凡

三家而得子與大司寇黄公故爲長與今則白
匀象而奇徐生既得當鄉先正大司寇顧公女
以楊氏甥女庚子子與與計偕詣闕下庚戌始
對公車子與故稱詩名隱隱起既受比部則于
鱗元美子相公實皆同舍郎于鱗以修古先鳴
業與元美爲桴鼓稱詩則祖建元而祊大曆爲
久則瀟左風而宗龍門子與相得甚驩恨相知
晚也元美雅言于鱗尚矣諸子各有所獨至惟
子與其體乘長顧諸子睚眦市朝負豪舉子與

溫溫者也有德厚長者之風然不取苟容斤斤務立名行楊忠愍以直言死子與從二三子治其喪袁州嚥之平齡齕二三子獨不得子與聞無所戢弛子與讞江南出爲汀州太守會廣寇至太守多保障功語其不佞所爲政蹟碑則汀民迄今利賴之矣比入計乃奔父喪服除補汝寧太守所部議以汝寧代懷衛賦子與持之還賦不可加獨守吏可罷耳議遂寢伊庶人樹輿作

諸所部請之子與當言請侯王無尊城則

有
皇祖之訓在卒令悔過墮其城邵大猾搆仇家
何通判以冤死匿不得詰子與懸賞格購匿者
付士師語具郡人左司馬曹公所爲遺愛碑則
汝民迄今祠事之矣及袁州敗子與猶以故比
部是移人言子與幸保畏塗餉夷而蹈命也子
與固請留養直將以救水經焉元美敬美乃遺
百金裝曰願以是爲太夫人具甘毳吾子行矣
太夫人不欲留子與趣之行尋判長蘆貳瑞州

進山東僉事檄未至子與業自瑞州奔太夫人喪服除補湖廣武昌道時僞漢遺孽柯彩鳳負固聚徒流劫三省間置勿問子與以計下之吏自服其辜

今上改元進雲南左參議尋轉福建副使治兵福州福州控山海之樞則不佞嚋昔所事事也明年進左參政治糧儲市獮馬城社者七十餘家舉據公廩以病閭伍子與悉寘之法閭伍乃雝明年進按察使監文武試得士居多明年進

江西右布政使當奉　詔鑄錢以資民將錢決
大行中丞潘公言于朝請以是倚辦右轄既進
左轄吏事益勞卒之日則執刀筆草爰書倉忽
逝矣距生正德丁丑蓋僅踰耆者二年子與故
貧寡當不問家人產家再火愈益貧伯兄中孚
蚤亡子與撫兄子訣爲已子入胄于籍封君爲
子與置田若干畝子與悉推以歸伯兄中和諸
客從子與游戶相踵也則又傾囊以給客春且
稱貸益之郎乘路車之四方後載纍纍相屬所

周不必皆急所急不必皆良予與辨應之不遺餘力即客借交于澤不避先談力詘舉羸蓋與元美中分士矣所至務與吏治然猶慕文翁之居蜀山公之居荊州嘗就汀州築二巖就汝寧築天中書院延以居郡弟子高等時至而程其材武昌故有黃鶴樓樓且壞予與部署而告開府請以廢國殿材新之既自江流得巨木四章各長十丈有裘予與以為神助不日落成閣西郭故有千頃陂中陂時一山若員嶠予與為之

堤以樹桃李爲之方舟爲之亭榭以備遊觀郎子與居近天目山故有青蘿館堇堇耳敬美之主喪也楊夫人蓋亟稾歸敬美以詠家孫固不得後支子且仲亦獨子其以詠季子承孝後子與爲孫嗟乎子與肩隨于鱗間齒間肎差過之矣顧二三兄弟具有箕裘獨子與視于相同待人而祀惜也子壻二長經歷周文政次國子祭

非鉉其斯爲循子乎哉銘曰

謂文有命故多不達爾陟方伯跬步閶闔謂文

無行故多不譽爾稱長者誦義褒區天授斯文宜篤爾祜洵美且仁云胡不祚惟兹元服千乘乘黄玉良在御孰當爲行喝喝尸誦跋跋尸祝不朽在兹昭哉嗣服震澤泱泱三天子鄣須陰抱陽其斯爲中行氏不死之鄉

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

王世貞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徐所受姓具韓愈所造僅

王廟碑中。其系鳳陽人也。洪武中進五公者。維
徙江南之長興。遂爲長興人。進五生亨六。亨六
生農隱。有子五人。而最少者爲封刑部公某。刑
部公以儒行顯閭黨間。娶許安人。善女紅。有子
三人。而最少者爲公。公生而穎警。十數歲卽能
爲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試於邑。邑令黃公
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游邑庠。爲諸生
亡何。舉鄉薦。遂進遊南太學。益爲古文辭。公白
皙美姿容。眉目如畫。能食酒。工諧笑。所周旋毋

非賢豪長者以故籍籍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既以文辭有聲實而尙書爲顧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間謂曰郎所業足自名必欲舍而趣古者則莫若他曹郎李攀龍又謂不佞世貞雖少亦其次也公自是交驩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來相劘切公遂取舊草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京而上毋述矣而會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嵩論死猶在繫公時非

槖饘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欷歔泣數行下
楊君謂公毋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
我而與若譬也公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公
文擬入內閣司兩制不果給事御史鈌擬以曹
郎從公名在第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
乞歸侍養報聞會由江北辟便道歸省尋遷
員外郎平越還　朝轉貴州司郎中時楊君已
得死喪歸公解槖而追賻之相嚴乃伺諸嘗賻
楊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讞公稍

麗輕辟。詔不許。公恒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我之自謂何。然相嚴則益不憚公矣。公尋使論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數百計。事未竣。出知汀州府。公至而廣寇蕭五擁萬衆猝來寇郭外。男女爭避入城。城者鬭之。有相蹈藉死者。公亟戒勿鬭。而身坐闉前。引絙別塗。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教。飭兵登陴。賊不能掖。行圍指揮蕭珧壘。係累男女數百。公以一旅

解之盡殺其俘歸公策賊且走走必繇高吳道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徼破之擒其酋尋推功徐令不自居公又策山海寇無巳時而三圖當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寇益解散汀一切治而公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憂治喪以毀瘠聞起補汝寧府其治如汀時伊王負
上寵創築城垣及諸不法事甚夥公嘗往會勘人竊危公是不易折也公緩頰數語利害王悚

聽立毀垣及省諸不法大猾中通判何君以法何君義不受逮雖經死而猾踞橫自若公爲捕致於理汝人快之公兩治郡悉能平其賦且格他橫賦而其治本經術稍傅比以禮節在汀祠故死事指揮王用楷故孝子丘文岐子在汝築天中臺別立何仲默祠暇則行學宮課授弟子文誼旌賞其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格不當復察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公當左遷士民擁車遮道觴公且哭且絮語決日不得

發始公筴東郭河善册築隄障之未就而聞報曰吾不敢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辭事其以汀守覲垂發泣謂巡臬曰守嘗欲城右郛并㕚測矣鑿河以紆兩汀水之會而殺其反與射以完城形勝矣而皆絀於力未舉即以不職謝汀人而玆願之未寒也明公其有以喻來者其後楊守世芳城右郛金守立愛鑿河皆具如公指以故兩郡人思之為立碑而曹司空亨汪司馬道昆紀其事公歸旦夕奉母許安人怡怡如也有

兩兄而伯中早逝于其子詠養而教之仲中
和貧稚與已田宅中外姻戚恃而舉火者恒數
十人公性好客客時時滿座所恨惟罌恥饌食
取咄嗟辦而不問所自來其童幹亦喜客之至
而娛之冀以得自紓即稍能綴韻語或操一藝
者問公衣則衣問公食則食問公所噓薦則為
草薦書或數十函不倦公以是益困而太夫人
從容謂公曰汝不念來日耶而不爲祿且
上莫斷正臣新柄國不以時自見冤狀勉圖功

名自劾而刺促一塵若水上也公感乃之吏部選郎六月得長蘆之轉運判官爲判官之三月遷瑞州府同知許安人老壽死其訃與除目洊至公奔歸痛欲絕念無以報地下因請李攀龍銘其葬而世貞傳之時少師徐公與太宰胡公内重公起爲山東按察僉事且欲進移公學職會以喪闋乃止服除補湖廣巡武昌武昌首道也潛槖積委充宇公精心剖之立洗陳氏之後曰柯彩鳳者負劉爲盜卅數公捕而斃之獄按

其積粟藏鏹以賑飢人所活殆萬計江南北客於渡公爲立值責渡子如橫索有溺者官具棺瘞之溺而不報則以罪其地人黃鶴樓燬公計以屢燬材漸之而闕梁棟尋江漲大木隨水而下者數株以樹樓良稱楚人異之積資爲雲南布政司左參議衆暑如間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練士人則綏帶延儒生講說秘文彬彬矣以賀萬壽行悉徂其備書數千卷貢公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爲其省右參政有黠而貪於倉者凡

七十家公廉得之以輕重受謫自是軍食足毋
困出納逾年進按察使公三治其省政益習歲
時讞决寖平而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公
延捐俸入創亭榭勝處沿隄植桃李輕橈徐進
與寮從稱觴賦詩閩人likely謂使君何必蔵山荊
州哉監省試所得多名士人錄文有傳者入覲
畀遷江西右布政使右使於務簡往往高臥而
公獨以精勤稱尋遷左布政使司領郡至十餘
所追三王國子錢而下祿食供億以千萬計而

他所請質平亭綜覈頃刻百端造請臺使賓筵館餉無虛日公談笑應之咸歎伏以爲神而實中耗矣一日宗室有鬩者交發其陰私事公思所以保全之不得忽眩不能語舁歸臥正寢中夜卒其案若右使張公輩跣而救公弗及也中丞劉公行視公貧弗能喪乃與張公謀捐帑金治美材殮之而余弟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以一日夜至力爲經紀其道路費始得歸公之喪歸也諸王丁侯與其僚若屬及郡之薦紳大

夫縞而几哭其吏士巷哭其耆婦孺攤而野哭道所經守令師生亡弗祀也公之客及交游滿天下聞者亡弗嗚咽悲詫曰公奈何死公且無子已而曰公可以死矣即無子有子矣蓋謂其德就名樹也公孝友敦睦寬然長者其舌有臧而無否輕財好施不爲節藏況愛親仁久而彌篤所推轂李攀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嘗若宗臣梁有譽至死攀龍高簡少延納國倫與世貞不耐毋與語而世貞性復脫疎即操觚

者思甘心焉而於公靡間言以故得醍醐稱一曰國老和而甘且善劑也公於詩格高而調逸近體宏麗悲壯讀之神聳文步趣古昔所立卓爾有青蘿館集續集若干卷天目山堂前集若干卷青蘿館集則汪司馬序之矣公卒以萬曆戊寅十月十三日距其生正德丁丑得壽六十有二配楊安人有二女長適候選經歷周文政次適太學生蔡鼎鉉出一子而殤所子詠爲獨子當歸後允廸以詠第二子承孝爲殤後承公

重嗟哉公始號龍灣更號天目山人葬在城東之里許高橋下世貞無以效公伐石勒辭而樹諸門以示來來銘曰

公生有自出有爲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歿而有歸玆其委蛻也誰歟樹碑仰勿替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微言之存後天墜也夫人今自有天系也

徐方伯子與傳

王世懋

始于鱗與余兄元美六子遊也于鱗而下則子
與稱最長云而世懋自齠時已竊侍諸君子比
長被家難從家兄歸田里而子與亦數僂蹇家
居君又近得時時過從余固莊事之而子與固讓
爲爾汝交逮二十年晚又同官豫章其卒也余
自南康往赴之慟哭經紀其喪以歸世謂死生
交余於子與近之矣文人不閑於政類爲俗訾
而子與官至左伯所在有治辦聲其大者載在
碑誌中可無論已其爲文章海內能誦之集具

在可考也獨其至性過人風流被物文章所不傳官蹟所不載者余徒能窮䆾見之乃竟與其人朽矣太史公有云無不善畫者郎子與可圖而安得化工筆端者令可傳述哉余不揣輙採其軼事與耳目所親覩記者傳當世萬一有述焉其傳曰徐中行者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家貧父某布衣敎授里中弟子百十人有三子而子與其季也子與生而白皙豐下美言笑樂交遊少爲諸生寠甚然出必鮮衣司寇顧公日之

曰貴人也妻以甥女楊氏爲鄉進士不第久之而好爲古詩文益甚里中若劉清惠公輩皆與爲忘年交矣庚戌成進士爲比部郎時李于鱗與余兄元美方力爲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其說而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交懽益甚諸君子既刻厲相責課務在絕他遊好一意行其說即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蔑如也子與居其間最爲樂易矣然業已好之不願爲兩端自解以是其文益奇進而側

目者日益衆相尚者貪而恢亦自矜能詩謂諸
郎皆輕薄子敢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斥逐而
子與得汀州守子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
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善而會六載大察竟用
郎時蜚語謫初子與爲郎時數擊鮮爲賓客懽
士亡論識不識慕而干者輙傾貲賑之多貸里
中富人金久之未能償與兩郡所入租俸輙隨
手盡其官謗猶用賓客奸利事實亡狀而家居
賓客日益進貲日益竭悒悒無以爲懽客勸之

謁選貧不能上元美爲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諸忌者稍稍解而子與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會復丁母憂卽喪中超爲山東按察司僉事爲若弗聞也者子與終喪乃得用漸秩治楚也爲滇少条知以入賀爲閩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造其門及諸遊客詞人戶外屨常滿子與人與爲懽造請尺牘恒竟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能也旣巳推心腹厚待門下客而客亦輙爲畢

技佐其不逮以故予與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為
用予與晚稍遷江西右伯居一年所登為左人
謂且暮且大用竟以焠卒初朝議汰諸藩梟帥
任者其左以壯菌去而予與顧來代之感
上恩益自力諸錢穀案牘皆手自關署不落如
飛會 宗藩有搆者訐諸陰事於 朝竟法至
劇者衆予與心憐之為得間從末減業就草病
作不能語一 昔卒予與好飲酒酒態頗唐有叔
夜王山之風口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衆為

切齒于與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
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侃浪爲
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冰釋矣其薦
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
數不倦度力不能猶强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慚
色所至愛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内
知與不知咸歎曰奈何令伯道以無兒死門生
故吏經而泣送者不可勝數僚友賻斂無不人
人破例爲厚者檢其遺橐蕭然圖書而已所負

子錢籍諸財遺僅僅足償仕宦垂三十年至方
岳家不留一錢廉足稱矣初子與守汀時子相
兩爲藩臬其地捍禦有功死而子與爲祠武夷
祀之先大夫撫浙閩閩人追思謳歌子與再入
閩則復爲王中丞祠祠子相左而手記其碑及
是子與卒閩人就子相祠並祀爲兩賢云無子
初以伯兄子詠爲後巳謂伯兄一子不可後而
旁竟無可立世懋乃以詠子承孝後接之世人
所爲悲伯道者也世懋論之曰昔汲黯好直遊

世而鄭莊行千里不齎糧兩人行事絕不類太史公合而傳之要以俱有至行爲漢廷名卿旨哉乎其合言之也以于鱗之峻潔寡合而獨好子與莫逆終身要各以至相友此眞能合者自仲尼以還人不能無過而世爲家乘者類多諛言失實竟與其人不類嗚呼此則以僞也余故於子與不爲溢美云

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

行狀

李炳

徐公諱中行字子輿號龍灣嘗讀書天目山下
又稱天目山人其先鳳陽人也高祖進五公洪
武初　詔徙淮西豪杰于江南於是遂家長興
爲長興徐氏進五生亨六亨六生晨隱凡三世
皆隱約弗著公考東皋翁實晨隱公第五子也
以公貴封刑部廣東司主事少貧喜讀古人書
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十百人必以力行爲先多
長厚之德邑令爲之虛禮語具鳳洲王公滄濱

李公方城宗公誌傳中翁配許太安人而生公
公生之夕太安人夢日墮懷中覺而異之以爲
得子必顯公甫十歲即善舉子業又即知聲律
吟味之學時邑令晉江黃公今爲大司寇一試
而奇之稱爲徐生十六游邑庠庠師高安謝先
生待公以殊禮且有恩嘉靖庚子舉鄉試庚戌
登進士授刑部主事太僕楊忠愍公論劾嚴袁
州父子觸
上怒論棄市公率二三同舍郎收其屍袁州嗛

之當其時風憲員缺銓曹僉公名第三疏入不
報公念東皐翁日遠思欲迎就養上疏乞南晉
亦不報甲寅遷員外郎奉　勑決獄江北事竣
轉郎中建安李太宰與嚴袁州有郄袁州撫他
事諷
上逮繫詔獄下公讞奏公擬輕與袁州不悅後
有　旨竟改重典非公意也尋又遣錄江南囚
江南事多掣肘公不避不阿平反大辟至徙流
者若干人疑而請輕者若干人完其生者甚衆

丁巳陞汀州府知府公方下車廣寇蕭五擁萬衆將薄城下男女無少長爭入城守者闔門不使入公下令啓門引紐別途男左女右入已公復戒屬邑爲備寇直突寧化走會昌集舟下俱不得逞乃趨間道還公先伏兵高吳擒其酋長餘黨悉平於是召父老子弟問所制寇之策僉曰上杭武平永安三邑地介山海間多稾寇出沒必城其地設府館涖之廼得公列狀上請今悉從其議汀俗貧者匿其賦以售田而富者收

其田不收其賦公謂富者曰其有不賦而田者吾收之以故田賦始均乃又闢碧雲朝斗二巖選八邑弟子高等者校藝其中暇則相與登臥龍岡泛錦江吟咏不輟古有以經術潤飾吏治者公其庶幾乎戊午當入計公行聞父喪途跣奔歸寢地廬墓者三年强起補汝寧府汝故土瘠惟下下　國初賦有定則嘉靖已未當道謂汝南僻簡欲令代他府重賦民奏訐乃止至是懷衛民復議代之公走白上官曰官可去民不

可病
祖宗之法不可變議遂阻前守盧龍參公嘗建
篤志書院在天中山錄材以教歲久且廢公至
購院後地三畝許爲舍居諸生規制倍昔之十
更名天中中祠濂雒氏又別建大復祠祠何大
復先生公代撫臺白石蔡公記其事頃之伊藩
驕橫骫法私築城垣事聞
天子震怒詔下撫臺繩之諸勘官多規避不往
公獨往爲緩頰數語利害伊藩聳聽立毀垣墻

段諸不法事。自是聲名大起。又何通判者平陰人也。負氣節不協於僚友。僚友理諭民獄將發其罪狀而貧之。死於是諭民搆處隙激怒何君何君竟與脫其罪。僚友愈不協。乃諭民又驕其攣家。因恣閑議御史聲其罪并逮何君。何君不受。逮卒人皆爲何君冤。彼首禍者顧晏然坐。且計郡捕者不得近。公懸重賞捕之。悉論以法。聞者稱快。癸亥屬內考。公爲飛語所中。當左遷。解郡歸。日奉太安人以自娛。有終焉之志。太安人

屢趣之行王長公兄弟又遺百金裝署曰爲太
安人甘膬費其意遠矣公感而乃行至　京師
六日改長蘆轉運判官三月移瑞州府同知以
太安人訃至去位亡何就其家起山東僉事未
任隆慶戊辰服除補湖廣僉事管武昌道歲儉
民飢盜艘縱橫四掠公首擒江洋積盜柯彩鳳
獲盜糧千石佐以羨金賑之全活者不下數十
萬計黃鶴樓久圮公力以廢殿改建閣棟杜江
忽浮巨木數株足勝其任人咸喜且謂公輙舉

事若有神人贊助焉庚午擢雲南左參議部使
者行部下論公分轄出則偕行所至壹意拊循
惟殲其劇惡校文閱武疲風稍變會
今上登極公入賀以所攜書籍數千餘卷貯之
公堂以俾遐方觀覽遇癸酉陞福建副使備
兵海上討猷博畫海賊林道乾潛伏島中無敢
窺漳泉境上矣甲戌轉本省右參政明年又轉
本省按察使刑獄一清丙子為監試官總裁試
卷得售者皆八閩名士咸服公知人是年冬擢

諸長吏朔明年正月遂進江西右布政使奉
勑鑄錢公講求錢法輕重大小悉酌漢唐銖兩
之分為之與時製甚合民以為便撫臺潘公為
言於
上其特公餘事耳尋遷本司左布政使江右所
急者 宗藩禮樂制度財用貢賦供億諸不可
已之務公晝夜綜理不休案牘隆起頃刻握管
散之如飛一日以 宗室有關者各發其隂事
兩臺檄公論報公思欲曲全親親草奏書即據案

而瞑實戊寅十月十三日也公天性孝友貞
皐翁得其驩心母太安人親授公章句公終夜
讀太安人亦終夜紡績相之公跽曰兒讀書顧
苦母乃爾邪母勉之安復伯兄中孚仲兄中和
相與庭趨怡怡如也公自買田畝悉推與之中
孚蚤世遺孤諒公撫爲己子以教以婚兩就省
試不第困瘠攻病日游於六館公爲人美姿容
雖貧所衣亦鮮好大司寇顧公見之曰清廟璉
瑚也以甥女妻之劉清惠公與人寡合惟雅好

丈士獨與公爲忘年交公初爲郎則與濟南李于鱗吳郡王元美廣陵宗子相嶺南梁公實輩行游燕市中人以五子稱之其爲文務遠俗有符氣至淸談蕭遠尺牘藻麗宛有正始風流洎內名家罔不欽慕如 熙朝麟鳳云公平生口不言人過至引微士則不惜齒頰尤慷慨樂施戚屬里人待公舉火者數十餘家公爲歲給之不厭故聞公之訃宗族姻婭莫不奔走悲號嗚呼傷哉距生正德丁丑八月二十日春秋六十

有二配楊氏即顧公甥也封安人生二女長適候選經歷周文政次適大學生蔡鼎鉉一子小字夢仙早殤今論詠爲徐氏嫡長不當繼文子義以詠第三子承孝爲之後承孝尚幼詠將以治其喪葬卜以今年己卯十二月廿五日奉公之柩窆於城東新阡去城一里許道德高橋之下天目屏其前太湖環其後左峙蒼弁右列五峯一邑之形勝也公生前亦自措此所著有青蘿館前集續集共若干卷又天目山堂全集凡

若干卷藏其家。詠以炤與公同研席。又附在戚屬。知公故深。乃屬炤敘狀。炤愧拙塞不能殫述。第詮次其大都如右。敬俟班馬鉅筆裁之。

天目徐公誄并序

俞允文

公諱中行。字子與。姓徐氏。湖州長興人也。舉嘉靖庚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出爲汀州太守。外艱服闋。補汝寧。被謗。貶長蘆鹽運司運判。內艱家居。遷瑞州府同知。服闋。擢湖廣按察僉

事雲南布政司參議福建按察副使轉按察參遷江西右布政尋轉左布政春秋六十有二某望而歸冬十月十三日得暴疾卒於位嗚呼哀哉公自少知名結綬登朝所至遺愛刻石頌德其所友善才彥則陝西按察使濟南李攀龍于鱗南大理卿吳郡王世貞元美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子相山人臨淄謝榛茂秦與公爲五人時謂之五子數餘年于相于鱗茂秦皆先後淪謝而兵部左侍郎歙汪道昆伯玉河南左參

政荊楚吳國倫及元美弟江西按察副使世懋
敬美最後入亦謂之五子初元美未嘗與余交
顏毋稱余五子間以爲不可使若人湮泯不起
長譽於人間也由是五子者各遣書致慇懃多
驩而辱公愛厚尤至餘二十年矣奄忽摧折傷
其奈何公之殁也敬美方與公同官遂得經紀
其喪定其後嗣元美亦已周護其家爲撰神道
碑文伯玉銘其墓石謂余宜作誄詞旋之余曰
公與皆遒顯淸要滿天下其文必能俾予與之

遺聲堀當年而垂後代為不朽矣且予與其誠知人而沒後卒多賴公等之力若允文哀樂者文奚能厠大雅以訓其厚德然述近情而極纏綿悽惋之詞非長戚幽怨如允文者不能為也撫為哭而誄之其詞曰

穆矣徐公天挺哲人純懿欽大慈惠恭溫研幾隱賾博綜典墳發箱藻麗闡敷茂芬騰實之階靡不彰闡爰惟厥初矯翼斯升乃羣燮攜克介充明哀矜折獄衆彌歸誠平反定多益大厥聲

作牧于汀，廣寇憑陵，日肆侵侮，萬姓震驚。公納流竄，城門復肩，險備周悉，梟風不行。簡稽奸勇，要擊武平，斬首藍屋，餘黨是懲。亂繩以理，境內肅清。乃羅厥艱，尋補汝寧。殫精圖治，細務民情。隄障决河，華刻煩徵。恢崇孝弟，甄獎潛淪。弘開講堂，登進諸生。扶衰拯廢，賙死周貧。化極中和，俗以還淳。天貺休瑞，郊出麒麟，桂生有穢。人實寔能，公遂遷貳。臨淮是經，遮道願留，攀輪失聲。古之遺愛，權此爲輕。逢辰之缺，內擬若仍茹夏

成疚閑絕巖衡沉彩絡發𠁉輝必呈公于此時

華問載興累遷藩臬楚澤滇雲竭心公朝罔憚

劬辛迺建隼旟廉察八閩紀綱條振列辟儀刑

進陟藩伯保釐豫章吏懷其德民識其方曾不

踰歲遽及殘殃哭位天乏柩櫬荒凉賓屬軫動

父老增傷含襚致禮賻贈克箱神駕東還川塗

感咽楚招幽怨齊挽遙切天不憖遺仁賢殞絕

嗚呼哀哉惟公才彥秀越時倫惟公光儀輝映

玗珉泛愛博納賓客盈門家雖屢匱公獨自欣

鄭莊既遠文舉亦陳其在於公事近猶新玄牀未安素榻隨塵嗚呼哀哉公昔奉使按部吳郡枉駕蓬窗許為知己款睠之厚與日積累其後汝寧郡志失紀謬延纂緝遣幣千里具言嵩高二室之美昌蒲九節巨柏千祀僊游潛盤款其必至值公被擢臨發旋止公愈加勤慰藉無已諸所推拔匪終伊始每謀我貧餽遺相繼我之懷慚曾不遐棄綢繆忠好合志同氣如何奄忽頓成異世嗚呼哀哉曩者首夏公還京師契闊

既久枉櫂東來元美亦集置酒河湄流連信宿

以副渴飢余時覘公沉湎奚爲願保精粹黃髮

爲期公笑緩答行當佩之掲來四書益審安候

忽承訃問驚怛且疑連得後信公果長乖胡疾

之亟卒使不治如公仁賢受數則奇晩就榮路

大位日躋將闡王略以贊明時命不終泰才不

盡施銜恨沒齒吉往凶歸嗚呼哀哉人之相知

始結幾何余性狷狹公以寡和若石投水莫靚

瀾波追想歡言恍然在目昔之往也談笑華屋

今之往也涕淚相續徒有百身痛不可贖余既衰病生日苦促死有遺靈見公亦速死儻無知永隔冥邈嗚呼哀哉

輓徐子與方伯兄五首

王世貞

樓船疊鼓出吳關坐見蕭蕭短旐還化劒豐城餘紫氣藏書天目是名山官從幾命頭先白語到千秋官自斑惟有寸心猶未了可能揮手厭人間

豫章題字墨猶新南浦招魂事已眞未老江東徐僕射仍爲天上石麒麟虛疑欲界無長日但是詞林不利人四壁圖書山百畝向來吾豈念君貧

慈烏別宿舊林枝寡鵠啼霜聽轉悲論比偉長差有位年齊摩詰總無兒吳雲欲散青蘋館滇海空傳白雪辭從此箬溪西去路的應難似舊游時

愁將舴艋入菰蘆未到吳興淚已枯矯首乾坤

諸子盡斷絃山水一身孤書貽玉梨能傳否劍許延陵再掛無不少溪若堪作供用君家法薦生芻

當年西省業西京散入諸侯狎主盟握簡僅殘吳下史修文今嗣濟陰生里存魚舍誰留食天圻龍門可借名但遇江湖羣潦倒豈應無淚向孤城

萬曆己卯春仲六日於吳興道中書此老淚涮灑川落絹上噫吁與爾吾友他日吾死誰

爲作此語者因焚其副而留此付其嗣人歲

之友弟琅琊王世貞書

哭徐子與方伯四首

南州書札未全稀過客廬言儻是非幾日彈冠仍北嚮萬山輿櫬忽東歸藏書已散青蘿館坐釣空餘白瀨磯欲築素車何處哭遠天雙淚不勝揮

爲憶長安釋褐初衆中一顧獨憐予相將結客談風雅已自知君握靈瑜側足風雲成末路同

心長月老謝居祇今山水應弦絕極目吳雲黯
太虛
岳牧何宜已自尊思歸白首戴 君恩惟來天
目山靈盡應爾豊城斗氣昏萬户居人哀魏绋
四方門客賦招魂坐勿孺子真如玉别恨千秋
何處論
結長稱詩老未休詩成何地不書郵祗今筐筥
明珠在終古山川匹練收酒態分明嵇阮後交
情珍重尹班流總令鷗鷺縱山去回首中原處

屢愁

再哭子與四首

淮陽分手過兵聲夏口方舟何限情兩地白雲愁已斷獨留佳句使人驚

東望棲迷天目峯三江風雨泣芙蓉由來玉樹沉光彩結作愁烟幾萬重

客散華陽五丈分詞林六子半脩文那知又脫延陵劍掛向徐君第四墳

湘樹燕陰江霧黃哭君無地哭君傷泉臺迥隔

三江袁絜酒何因遠自將

六十無兒敢問天帷中朱粉夢中憐憑誰慣進

鷓鴣膳不奪阿婆敵體尊

東海李生南海梁化時俱作海雲翔可憐孺子

如宗餕鬱鬱游魂而異鄉

予與門人遠來為予與之傳予高其義感

賦此詩

徐卿門客散如雲不道心喪更有君談執百年

悲斷絕乞碑千里見慇懃俠也力盡安陵土冢

玉魂餅楚些文姬泯尔勿猶未束北風吹雨凄

繽紛

冬日遣使赴長興酹于墓潸然哀之再

賦一律

炎雞絜瀘暮荷之悵望孤墳箬水湄一日乾坤

歷異代三江雲樹只離思重泉始覺生淚過

客歷傳絕命辭信使到門君不見斷鴻殘雪總

深悲

武昌年弟吳國倫書